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普及本

红楼梦

下

清曹雪芹

高鹗著

知識出版社

史湘雲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(普及本)

红楼梦 ②

[清]曹雪芹 高鹗 著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楼梦/ (清) 曹雪芹, 高鹗著. -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
2001.1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普及本)

ISBN 7-5015-1426-7

I. 红… II. ①曹…②高… III. ①古典小说-中国-清代
②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③长篇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
242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2774 号

封面设计: 张 红

插页设计: 于 路

责任印制: 徐继康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 6834 3259)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: 37.875

字数: 980 千字 印数: 1-10000 册

定价: 3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薛蝌

薛姨妈

薛宝琴

夏金桂

薛蟠

香菱



甄士隐

贾雨村

贾赦

林如海

贾政





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么儿一席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！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？有什么疑的？别叫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。”那小厮且不推门，又拉着笑道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要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！今年还比往年？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。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，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鹞鸡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么不和他们要，倒和我来要？这可是‘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，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倒有’。”小厮笑道：“嗳哟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。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，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鬼了。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纤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，什么事瞒的过我！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，再不来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那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——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里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

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饌。

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：要碗鸡蛋，顿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，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，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！什么好东西，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？别叫我翻出来！”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。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”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混噎！你妈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飘马儿，姑娘们不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：预备遇急儿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？你们深宅大院，‘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’，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？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！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：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。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；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！”

莲花儿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，你说这么两车子话？叫你来不是为便宜是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，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，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荤的不好，另叫你炒个面筋儿，少搁油才好，你忙着就说自己‘发昏’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。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！”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这些人眼见的！别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那屋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？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

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、两只鸭子、一二十斤肉、一吊钱的菜蔬，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、那个点那样？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别的去！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！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到一个月现算倒好！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的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。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二三十个钱的事，还备得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打酒吃，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。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？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的赔，你拿着这个钱，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，反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，寻这样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？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？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来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饭罢，带了小丫头们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得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赔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喂狗，大家赚不成！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掷。慌的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！柳嫂子有八个脑袋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”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，方将气劝得渐平了，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

来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另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，且喜无人盘问。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候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姐太性急了。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，只管找他做什么？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。不然，有什么话告诉我，等我告诉他；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关了园门。”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，又说这是茯苓霜，如何吃，如何补益，“我得了些送他的，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。”说毕，便走回来。正走蓼溆一带，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。五儿藏躲不及，只得上来问好。林家的问道：“我听见你病了，怎么跑到这里来？”五儿赔笑说道：“因这两日好些，跟我妈进来散散闷。才因我妈使我，到怡红院送家伙去。”林之孝家的说道：“这话岔了。方才我见你妈出去，我才关门。既是你妈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？竟出去让我关门，什么意思？可是你撒谎。”五儿听了，没话回答，只说：“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，我忘了，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。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，所以没和大娘说。”

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，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，几个丫头对赖，没主儿，心下便起了疑。可巧小蝉、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，便说道：“林奶奶倒要审审他。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干些什么事。”小蝉又道：“正是。昨日玉钏儿姐姐说：‘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，少了好些零碎东西。’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谁知也少了一罐子，不是找还不知道呢！”莲花儿笑道：“这我

没听见。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。”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，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，一听此言，忙问在那里。莲花儿便说：“在他们厨房里呢。”林之孝家的听了，忙命打了灯笼，带着众人来寻。五儿急的便说：“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。”林之孝家的便说：“不管你‘方官’‘圆官’！现有赃证，我只呈报了，凭你主子前辩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进入厨房。莲花儿带着，取出露瓶。恐还偷有别物，又细细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。一并拿了，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。

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，不理事务，只命去见探春。探春已归房。人回进去，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，探春在内盥沐，只有侍书回进去，半日出来说：“姑娘知道了，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。”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，到凤姐那边，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。凤姐方才睡下，听见此事，便吩咐：“将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撵出去，永不许进二门。把五儿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给庄子上，或卖或配人。”平儿听了出来，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儿吓得哭哭啼啼，给平儿跪着，细诉芳官之事。平儿道：“这也不难，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。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，还等老太太、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，这不该偷了去。”五儿见问，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。平儿听了，笑道：“这样说，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，拿你来顶缸的。此时天晚，奶奶才进了药歇下，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”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，只得带出来，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，自己便去了。

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：“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。”也有抱怨说：“正经更还坐不上来，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。倘或眼不见，寻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们的不是。”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，见了这般十分趁愿，都来奚落嘲戏他。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，竟无处可诉，且本

来怯弱有病，这一夜思茶无茶，思水无水，思睡无衾枕，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。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。生恐次日有变，大家先起了个清早，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，送了些东西，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，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。平儿一一的都应着。打发他们去了，却悄悄的来访袭人，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。袭人便说：“露却是给了芳官，芳官转给何人，我却不知。”袭人于是又问芳官，芳官听了，唬了一跳，忙应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，宝玉也慌了，说：

“露虽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来，他自然也实供。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岂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们陷害了？”因忙和平儿计议：“露的事虽完了，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虽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，如何又说你给的？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，如今有赃证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谁？谁还肯认？众人也未必心服。”晴雯走来，笑道：“太太那边的露，再无别人，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儿去了，你们可瞎乱说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谁不知这个原故？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。悄悄问他，他要应了，玉钏儿也罢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。谁好意揽这事呢？可恨彩云不但不应，他还挤玉钏儿，说他偷了去了。两个人‘窝里炮’，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，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，又没赃证，怎么说他？”宝玉道：“也罢。这件事，我也应起来，就说原是我吓他们玩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：两件事就都完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也倒是一件阴鹭事，保全人的贼名儿。只是太太听见了，又说你小孩子气，不知好歹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，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。别人都不必管，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？我可怜的是他，不肯为‘打老鼠伤了玉瓶儿’。”说着，把三个指头一伸。袭人等听说，便知他说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说：“可是这话，竟是我

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。”平儿又笑道：“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，问准了他方好。不然，他们得了意，不说为这个，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。就是这里完事，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、不管的不管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正是，也要你留个地步。”

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贼已有了。”玉钏儿先问：“贼在那里？”平儿道：“现在二奶奶屋里呢，问他什么应什么。我心里明白，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怜他害怕，都承认了。这里宝二爷不过意，要替他认一半。我要说出来呢，但只是这做贼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；窝主却是平常，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：因此为难。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无事。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，还是怎么样：要从此以后，大家小心存体面呢，就求宝二爷应了；要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别冤屈了人。”彩云听了，不觉红了脸，一时羞恶之心感发，便说道：“姐姐放心。也不用冤屈好人，我说了罢：伤体面，偷东西，原是赵姨奶奶央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。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，各人去送人，也是常有的。我原说说两天就完了，如今既冤屈了人，我心里也不忍。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，一概应了完事。”众人听了这话，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。宝玉忙笑道：“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。如今也不用你应，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，如今闹出事来，我原该承认。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”彩云道：“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？死活我该去受。”平儿袭人忙道：“不是这么说。你一应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，那时三姑娘听见，岂不又生气？竟不如宝二爷应了，大家没事。且除了这几个人，都不知道，这么何等的干净。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么，好歹等太太到家；那怕连房子给了人，我们就没干系了。”彩云听了，低头想了想，只得依允。

于是大家商议妥帖，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，叫

了五儿，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，五儿感谢不尽。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，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，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：“今日一早押了他来，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，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。”平儿道：“秦显的女人是谁？我不大相熟啊。”林之孝家的道：“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里没什么事，所以姑娘不认识：高高儿的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干净爽利的。”玉钏儿道：“是了。姐姐你怎么忘了？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。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，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。”平儿听了，方想起来，笑道：“哦！你早说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也太派急了些。如今这事，八下里水落石出了，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。是宝玉那日过来，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来着，偏这两个孽障恁他玩，说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宝玉便瞅着他们不提防，自己进去拿了些什么出来。这两个孽障不知道，就吓慌了。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，方细细的告诉了我，拿出东西来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，也曾赏过许多人，不独园内人有，连妈妈子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，又转送人。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人。他们私情各自来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两篓还摆在议事厅上，好好的原封没动，怎么就混赖起人来？等我回了奶奶再说。”

说毕，抽身进了卧房，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。凤姐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但宝玉为人，不管青红皂白，爱兜揽事情。别人再求求他去，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，给他个炭篓子带上，什么事他不应承？咱们若信了，将来若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。依我的主意：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，虽不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，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。一日不说跪一日，就是铁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”又道：“‘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’，虽然这柳家的没偷，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。

虽不加贼刑，也革出不用。朝廷原有挂误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”平儿道：“何苦来操这心？‘得放手时须放手’，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乐得施恩呢。依我说，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，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，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。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，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，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、气恼伤着的？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，也倒罢了。”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，道：“随你们罢！没的怄气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这不是正经话？”说毕，转身出来，一一发放。

要知端底，下回分解。

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

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“‘大事化为小事，小事化为没事’，方是兴旺之家。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乱折腾起来，不成道理。如今将他母女带回，照旧去当差，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。再不必提此事，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。”说毕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。林家的就带回园中，回了李纨探春。二人都说：“知道了。宁可无事，很好。”

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。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，只兴头了半天，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、米粮、煤炭等物。又查出许多亏空来，说：“粳米短了两担，长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，炭也欠着额数。”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的礼，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粳米在外边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。又打点送账房儿的礼，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，说：“我来了，全仗你们列位扶持。自今以后，都是一家人了，我有照顾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顾些。”正乱着，忽有人来说：“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。柳嫂儿原无事，如今还交给他管了。”秦显家的听了，轰去了魂魄，垂头丧气，登时偃旗息鼓，卷包而去。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，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。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，无计挽回，只得罢了。

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，被玉钏儿吵出，生恐查问出来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听信儿。忽见彩云来告诉，说都是宝玉应了，从此无事，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。谁知贾环听如此说，